

# 欢乐和友谊，是清华体育精神的底色

## ——东郊训练基地队的乒乓情缘

▶ 李达

2024年9月21日，第十四届清华校友乒乓球团体赛如期在广西南宁开幕，一共24支来自天南海北的参赛队伍展开角逐，以球会友。在参赛名单中，大多数队伍一看就知道是哪里来的，比如上海一队、电机队、经管伟伦队等，但有一个名字格外醒目，那就是我们的“东郊训练基地队”。

### 东郊队缘起

故事要从2019年的秋天讲起，东郊队的队长周啸，人称“啸首席”，2012年毕业于法学院。他可以算是这段时间清华乒乓界的“社交王子”，豪爽洒脱，爱憎分明，爱交朋友特别是爱打乒乓球的朋友。2019年，他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灵感，在北京国贸东边一个叫东郊的地方，租下了一栋小楼的两层（类似厂房宿舍的那种，并不是很贵），然后把其中一层改造成了有三个球台的乒乓会所，还装备了个发球机，不对外经营，不收费，只对好朋友们开放。他的想法就是，有个自己的地方，大家没事聚一聚，挺好的。

没想到紧接着疫情就来了，之后几年里，学校不让进，商业球馆不开门，到处都似乎停滞了，但东郊这里，生机勃勃——只要个人健康宝是绿的、能在北京自由通行，那就可以来东郊打球。打累了还有一层可以自己做饭吃，还可以打打牌，玩玩儿狼人杀，看看电视、KK歌……在这几年里，这个地方成为了朋友聚集的“天堂”。

这一切都是围绕乒乓球展开的。本就在学校里热爱乒乓，相互熟悉的一群人，经历了这几年东郊生活，情感上更近了，当然，球技也没有落下太多。

于是，当2023年秋天，清华校友乒协发出了恢复举办团体赛（地点成都）的通知时，几乎是一拍即合，围绕“啸首席”，好友们立马拉起了一支队伍。起名时其实有点小犯愁，大家都是北京的，但不想叫“北京X队”这么没有特色的名字。虽然球员一半儿都来自经管学院，但毕竟还有一半儿不是；也想过叫什么“一本正经队”“金融街牛蛙小分队”“经久不息队”。后来还是领队和队长英明神武，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提出了“东郊派队”，谐音东郊party，口号是“纪念东郊，成都夺魁”；最终确定为“东郊训练基地队”，既正式，又不那么正式。东郊队由此诞生。

第一届东郊队成员组成：队长周啸，领队王童姝，队员黄建江、张迪洋、马浩云、邹洋、李达，赞助商王裔澄，啦啦队Yaoer，特别指导高阳。

第二届东郊队成员组成：队长周啸，领队王童姝，队员黄建江、钟秀斌、张迪洋、马浩云、李达，赞助商王裔澄，啦啦队Yaoer（第二届根据规则，需要有一名50岁以上老将助阵，我们特地请来了钟秀斌师兄）。

在成都赛场上我们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取得第四名的好成绩，荣幸地接受了刘国正老师的颁奖，一战成名。



东郊基地队队员在比赛中

## 球队特点

东郊队有什么特点呢？那可多了。

首先，球技方面，我们是以相对平民的身份（校队特招级别的人数最少）打进四强的（不过第二届未能再创辉煌）。当然，队里的扛把子迪洋、浩云和邹洋都是原/现校队大拿，属于见谁都不发怵的好手。啸首席是乒坛素人出身，没经过正式训练，但从十年前进入清华读研开始，打球时间绝对是我们几个人里最长的。从2011年认识时跟我水平差不多，打到现在轻松虐我，并且自嘲“清华第一正手”（主打一个暴力，拉上的话确实不容易招架，但成功率嘛……看心情），确实进步蛮大。黄老板和钟师兄是队里的大哥，在坚持打球方面绝对是楷模，二三十年没有断过，打球风格也很鲜明。一个总有神来之笔，特别是反手那一拍；一个防守真的是一粘到底，能把人磨死。

其次，颜值方面，我们有球场上最美的队员和

啦啦队，童姝的飒爽英姿，绝对吸睛，每场比赛都能引来不少主动加微信求练球的校友。主持人 Yaoer 是迪洋家属，两人属于典型的两小无猜，场上专注霸气的迪洋和场边亭亭玉立的 Yaoer 组成了最特别的风景线。浩云也是青春无敌。当然，啸首席颜值也是不错的（至于他是颜值高还是球技高，这个问题似乎还挺困扰他的）。

再次，我们球队建制最为完整。不像别的队伍只有队长和队员，我们什么都有——队长发号召，领队就像薛宝钗，啦啦队永远给大家动力。我作为球技最差，但是最为认真的（笨鸟先飞说的就是我），主抓队里的纪律（没错，就是催着大家训练，较真比赛的“坏人”）。而且我们还是为数不多有赞助商的球队，王老板球打得好，乒乓器材生意做得也好，所以在球队里既能做球员又能做场外指导，还给球队赞助队服。

最后，我们队每次参赛，估计都是最欢乐的球



队员们赛后聚餐

队。我们会租一个大民宿，大家住在一起，再租一个车，这样打球方便，吃吃喝喝也方便。上午下午认真打球，中午傍晚认真吃饭，夜里认真吃夜宵打牌看投影。这都是队长啸首席的功劳，可能很多人都有感触，毕业之后一个组织能否常聚，关键看有没有人费心组织。队长每次都订好房和车，早来晚走，用他的热情感染着球队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每次的校友赛都是欢乐的旅程。

2023年的校友赛在成都。比赛前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包间里吃川菜喝酒，还请来了德高望重的何老师和当地的老校友们畅聊。第二天晚上组委会组织的全体宴会上，我们队一直喝到整个宴会厅基本空了，然后又到街边吃大排档。2024年的南宁之行更开心，我们包下了一个有16个房间带院子的大民宿，不仅是我们队，还请来了重庆队和上海队的小伙伴们住在一起。大家晚上边纳凉边打掇蛋，聊聊国家大事，聊聊校园趣事，聊聊现在的工作，再复盘复盘比赛，真的是快乐乒乓，以球会友，实现了校友赛的终极目标。

当然，是比赛，就得有比赛的样子。东郊队既不是那种一心为了比赛拿冠军别的都不管不顾的，因为校友赛整体水平参差不齐，年龄和水平差距都很大，乒乓球又是个性极强的项目，如果想拿冠军，

那把最厉害的人凑到一起，想拿好成绩很容易，但这样就失去了太多成绩以外的东西。但我们又不是什么都无所谓，只是借着这个机会来玩一圈。我们的宗旨就是，乒乓球都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校友赛就是这样一个契机，每年都能让我们这帮人聚在一起，比赛期间就好好热身，好好排兵布阵，好好打，每一场都争取胜利，认真对待，绝不放水。如果没打好，打输了，那就要反思总结。我们对输赢结果没那么在意，只要态度端正，打出了自己应有的水平就好。

## 我们的故事

我们各自乒乓的故事都挺有意思的。

先从我们球技最高的张迪洋说起吧。迪洋是东北人，出生在辽宁鞍山。他从幼儿园开始就报了乒乓球兴趣班。当时幼儿园没有乒乓球馆，有个没有水的游泳馆，在很深的池子里面放了乒乓球台（请大家自行脑补画面）。迪洋天赋异禀，后来找到一个专业教练，开始在训练队里练球，每天从早上起床一直打到晚上，整整五六年时间。后来迪洋在清华校队里主要是打三号位的男单，和队里一起参加北京高校比赛，他很骄傲的一点是，所有的团体比赛，他的那一分都拿下了（懂团体规则的都知道，三号位是很关键的，在咬得特别紧的比赛里，经常是得三号者得天下），随队获得了2012年高校联赛冠军等一系列荣誉。

我跟迪洋的熟悉也很有意思。2011年我是清华经管学院乒乓球队队长，而迪洋是根据清华乒协安排，配给我们队的学生教练。本来和这种学生教练的链接是比较松散的，但我对迪洋的第一印象很好。当时我们组织了一场队内训练，分成两个队进行团体赛制的模拟比赛，请迪洋当裁判。迪洋穿了一身



队员们在比赛中全力以赴



正装，西服领带特别笔挺地来了，一言一行都很认真严谨。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小同学真不错。后来他非常认真地带着大家训练，比赛时他除了自己打好比赛（校内比赛对他来说比较轻松，随意赢），就是跑过来看我们的比赛，进行场边指导，然后带我们夺得了马杯的团体亚军。由此他跟经管学院乒乓球队的友谊，还有我们之间的友谊越来越深，直到现在。

我问过迪洋对乒乓球的感情。他说小时候其实啥也不知道，安排训练就好好练，也谈不上多喜欢。但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从清华毕业后参加工作，反而越来越觉得打球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特别想找机会就好好练球。从小能够培养起这样一项个人爱好伴随一生，是很幸福的。

队中年纪最长的钟师兄，也是从孩提时代就打乒乓球了。但当时更不发达，条件极差，在乡下连一张像样的球台都很难找到，很多球台都是当地的木匠师傅因地制宜，用他老家盛产的杉木刨平打造的，球网都是砖头摆的。杉木木质偏软，在室外时间一长，经不起风吹雨蚀，球台就会变得不平滑。这样球在台上弹起时，就很难判断方向。当钟师兄给我讲这段儿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为啥啥球他都能给怼回来，原来反应能力都是小时候球台的随机性锻炼出来的。当时的球拍也多数都是光板，没有

胶皮，没有旋转，也容易出界。所以钟师兄不怵转球，都是童子功啊。

到高中时，球桌变成了水泥桌，球网还是砖头。那时候人多球台少，常常得通过擂台来抢，钟师兄的童子功不吃转，胜率高，因此也能常镇守球台，在课余时间过足球瘾。不过这也使得他总“鏖战”到晚自习迟到，遭到老师强烈“差评”。工作后钟师兄因为工作忙，有近20年都没有摸过球拍。但10年前，他认识了王欣老师，在王老师的鼓励下又捡起了球拍。清华校友乒乓球赛已经举办14届了，钟师兄参加过9届，从2019年起更是单项赛、团体赛次次不落，乒乓热情再次点燃。2021年，钟师兄还跟王老师、袁帆学长一起，组织近60位不同年代的校友讲述清华乒乓情缘，编辑出版了图书《小球大世界：清华乒乓故事》，梳理了清华乒乓100余年的历史，成为国内第一本关于高校乒乓球运动的专著。

东郊队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自于经管学院。其中我、童姝和浩云是大体同一段时间内的经管乒乓球队成员（迪洋是教练），一起参加马杯，并肩作战的次数最多。我乒乓球开窍比较晚，小时候在学校里跟其他孩子一起打球，没经过正规训练，但我运动细胞还算发达，各种体育运动都喜欢，也都能旁通一下，所以跟没练过的人打球，也还挺像个会打



的。高中时在北大附中倒是没少打，而且还侥幸拿了个全校冠军（回头看看幸亏当时学校里没有专业练过的，不然我是怎么水到冠军的）。说“开窍”其实是到了大学，大一时就跟着校队的扛把子朱成、王琦拿了马杯，在他们的带领下，球技算是提升了一下。工作之后，突然对旋转有了判断和理解，开始对战术有了理解（我觉得这是年龄的增长带来的，成熟是个触类旁通的事儿），所以我虽然不会拉弧圈球，没什么过硬的基本功，但靠各种乱七八糟的发球，对局势和对方心态以及技战术的理解、判断，自己越来越熟的套路打法，结合起来也能打赢那些基本功比我厉害些的人，我自诩都是“骗”来的胜利。但遇上非常扎实的，那我就露馅儿了。我当时在经管乒乓队伍里是年纪最大的，所以当了个队长，并不是因为我球技最好。

童姝是经管的博士，为经管乒乓球队征战了5年，功劳无数。她的打法特别直接，发球干净利落（特别是长球，又快又转，可谓必杀技）。马杯的赛制是三男单，一女单一混双，有的时候她是作为单打出战，有的时候则会根据对方的情况，转战双打，可以说是一枚最为灵活的多面手。我经常和童姝打混双，配合得越来越默契，几年之内拿下过几场关键战，但也输过关键战。之后每年参加校友赛，

我们都组双打参加。看到很多白发苍苍的老校友还能在球台上坚持，而且球技都很纯熟，我们甚至觉得，要是能坚持做一辈子双打搭档，虽然不一定能拿双打冠军，但也算是一段传奇故事，可以编进《小球大世界》的增订版里？

浩云可谓是东郊队里未来球技最有望达到更高巅峰境界的新生力量了。他最早接触乒乓球是因为父母想让他通过乒乓球锻炼身体，没想到竟然从小学坚持到了高中，从业余练成了半专业运动员，

乒乓球也逐渐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浩云说，从小到大打过很多比赛，教会了他什么是“胜不骄，败不馁”。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两场比赛。一场是有一年马杯团体赛1-0，10-7落后对手，没有放弃最终完成了翻盘。另一场是高校杯双打决赛，面对实力相近的对手，他和搭档无论领先多少分都不敢懈怠，分分必争，全力以赴。大学毕业以后，他逐渐从竞技乒乓转向了快乐乒乓，乒乓球成为了他和朋友交流感情的中介，能和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打球就特别开心满足。作为东郊队的最嫩鲜肉，这两届比赛他常被放空——要么对手田忌赛马实在太弱，要么就是我们其他人太给力或者不够给力打不到他收尾的第五场，所以有点亏。不过，有他在，对手考虑我们就得多掂量掂量怎么排阵（也说明我们的排阵功力需要提升）。

东郊队的故事一经提笔，就感觉一发不可收。有太多的趣事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过，也正在演绎着。东郊队属于一帮对乒乓、对清华、对生命有热爱的伙伴们，我们因乒乓相遇，为乒乓留下汗水和笑容（不好意思我好像没有留过泪水，不知道其他小伙伴如何，我也没问过），但文总是有尽头的，就此止笔。清华人都说“无体育，不清华”，对我们而言，“无乒乓，不东郊”。清华乒乓精神的底色，永远是欢乐和友谊。🍷